社会科学与教育 2026年第9期
ISSN: 3079-4420

拉姆斯设计思想当代传承

安越鑫
西安工业大学设计学院，陕西西安，中国

【摘要】迪特·拉姆斯提出的“设计的十大原则”的理念，以及对于“少，即是多”到“少，但更好”的设计哲学的传承，不仅是对20世纪工业设计风格的总结，更对于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从设计到生产再到消费整个环节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在产品的功能上，他强调简洁与实用，反对冗余设计，促成了产品在用户体验上的高效操作和简单易懂的功能主义；在产品的形式上，他倡导克制、纯粹与秩序的极简主义，使产品不再是短暂的流行而是具备持久的魅力，在主张“形式追随功能”的同时，同时也提醒设计师要承担社会责任，应肩负起对资源的节省和环境的保护的责任，还提出设计应服务于人类以及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在当代设计对于其设计理念的传承中，拉姆斯的理念为可持续设计提供了启示，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的设计方向，其思想不仅是设计美学的规范，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价值观，为当代的设计创新与社会责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设计的十大原则；功能主义；极简主义；可持续；设计理念的传承

1.引言

迪特·拉姆斯的设计风格与理念的提倡是跨越时代且历久弥新的，在他提出的“设计的十大原则”中的实用、易懂以及环保等内容也是现代社会背景与消费模式下所追求的。

回看历史，经历二战破坏后的德国，逐步恢复经济，形成了所谓“经济奇迹”。德国社会对“重建”的需求极为迫切，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恢复，也包括精神与文化上的恢复。因此，社会对于产品的功能性和美观性也提出了新的需求，消费者开始追求更高品质和具有设计感的产品。拉姆斯等设计师提出的“少，即是多”的理念，既回应了物资匮乏的现实，也为战后德国造就了简洁、理性、可信赖的设计传统。立足现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物质生活不断提升的同时精神生活的追求也在提升，在历史相似的节点上，现代社会在追求高质量的同时也在追求更高水平的情绪价值。

迪特·拉姆斯“好设计十原则”形成于工业社会大批量生产的社会环境中，其内容对于理性、创新的关注更为突出，理性主义成为其十条原则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拉姆斯鼓励设计师勇于尝试新技术、新材料，突破传统设计的束缚，以创新的设计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2.“少，但更好”与“设计十戒”的形成

2.1历史背景

在德国经历二战的大背景下，社会与经济正在重建，资源短缺，所以让一切为功能服务，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成为设计的核心要求。并且随着工业化和社会的加速发展，也让设计师不得不反思产品的过度装饰与使用寿命的短暂的问题。在迪特·拉姆斯幼年时期，跟随自己的祖父学习木匠技艺，在学习的过程中深受一个木匠对于基本技艺要求的影响，其中包括强调功能、省材、耐用。这对于他之后的设计风格与追求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拉姆斯也深受包豪斯功能主义传统的影响，强调“形式追随功能”，以及简洁、理性、可持续的美学。同时，在乌尔姆造型学院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设计教育模式影响下，产品系主任古戈洛特发展了一套系统的设计方法，在与博朗公司的合作中，迪特·拉姆斯积极的去实践着这一理论。[1]

2.2“少，但更好”与“设计十戒”的关系

最后，“少，但更好”的设计理念形成于在他的职业实践中，在他就职与布劳恩公司期间，面对大量家用电器和日常用品的设计任务时发现，市场上充斥着追逐潮流、装饰繁杂的产品，往往忽视了用户需求与设计师所承担的环境责任。为了就这种现象做出呼吁，他提出“少，但更好”的设计理念，即在去除一切不必要的装饰之后，让产品以最精炼、耐用、负责任的方式呈现给消费者。[2]

“少，但更好”是迪特·拉姆斯理念的核心，而“设计十诫”是对这一核心思想的系统化表达。

1970年代，他将长期设计经验总结为“好设计的十个原则”，包括创新性、实用性、易懂性、克制的、美观性、诚实性、耐久性、环境友好性、尽量少的设计、关注细节。这十大原则不仅是对他个人设计思想的提炼，也是在对抗不在意自己的责任的设计师和不为用户负责设计的一种价值宣言。[3]

3.对当代产品设计的影响

迪特·拉姆斯用“好设计十原则”构建的设计逻辑，就像一把标尺，至今仍在规范着我们身边从手机到家具的各类产品设计方向。作为“现代工业设计教父”，他在博朗打造的诸多经典作品，早已超越了时代局限，成为当代设计的灵感源头。[4]

3.1推动极简美学普及，重塑产品视觉与功能核心

最直观的影响体现在极简美学的普及上。拉姆斯推崇的“少，但更好”理念，彻底摒弃了多余装饰，让产品回归功能本质。这种设计思路直接影响了苹果的产品形态：他设计的博朗ET66计算器，按键布局和视觉风格几乎一摸一样的出现在初代iPhone的计算器APP中；博朗收音机的简洁轮廓，也能在iPod的经典造型里找到影子。乔布斯和苹果前设计总监乔纳森·艾维都说，苹果产品深受拉姆斯理念的启发和影响，而拉姆斯本人也认可这种合理的借鉴。不止苹果，例如无印良品的收纳盒、简约家电等产品，那种素雅配色、流畅线条的风格，同样是对拉姆斯极简美学的延续，深泽直人甚至评价他“是第一个工业设计师，也是最后一个工业设计师”。[5]

3.2践行“易懂性”原则，让产品服务与用户

他强调的“易懂性”原则，让当代产品变得越来越好用。拉姆斯认为好产品应该“不言自明”，用户不用看说明书就能上手操作。这个理念彻底改变了电子产品的设计逻辑——以前复杂的家电按键繁多，现在的智能手机、智能音箱只用几个核心交互就能满足基本需求，这种“傻瓜式操作”的设计共识，正是源于拉姆斯的思考。而他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更成了行业标杆，从按键的阻尼感到接口的位置布局，哪怕0.1毫米的差异都反复打磨，这种对品质的较真态度，如今仍是衡量产品设计优劣的重要标准。[6]

3.3前瞻性提出环保与耐用理念，引领行业可持续设计

更具前瞻性的是他早年提出的环保与耐用性理念。上世纪70年代，当全球还沉浸在生产狂热中时，拉姆斯就开始反思“设计是否会破坏环境”，他设计的产品都以能不能用的长久作为目标，比如博朗的视听设备，[7]不仅结构坚固，还能通过更换零件延长寿命。这个摒弃“快消淘汰”的思路，如今已演变成全球设计界的环保共识，很多品牌开始主打“可修复”“长寿命”，本质上都是在践行拉姆斯的早期理念。

从美学风格到功能逻辑，再到环保意识，拉姆斯的设计思想早已渗透到当代设计的方方面面，成为无法绕开的重要坐标。

4.当代产品设计对迪特·拉姆斯理念的传承

当代设计并没有生硬复制拉姆斯的作品，而是顺着他的核心思路，结合新技术和新需求做出了创新表达，让经典理念焕发了新活力。

在核心原则的传承上，很多品牌延续了他对“功能与美学统一”的追求。无印良品就是典型代表，深泽直人主导的设计既保留了拉姆斯的功能纯粹性，又融入了东方生活美学。比如其推出的纸板家具，没有多余装饰，却能通过结构设计实现稳固耐用，既符合“少设计”的原则，又用可再生材料顺应了当代环保需求，这正是对拉姆斯理念的精准传承。一些小家电品牌也延续了他对于细节把控，电水壶的握柄弧度贴合手掌，台灯的触控调光逻辑简单直观，这些设计都延续了“产品为人服务”的核心。[8]

4.1借数字技术拓展维度，实现理念的数字化升级

数字技术的发展让拉姆斯的理念有了新的表达方式。他当年在实体产品上践行的“易懂性”，如今在交互设计中演化出了更丰富的形式。拉姆斯设计的博朗闹钟用两个旋钮就能控制全部功能，而现在的智能手表通过触控、语音交互实现更多操作，虽然形式不同，但“让用户轻松理解”的逻辑完全一致。模块化理念也从硬件延伸到了软件：以前他设计的博朗音响可组合不同组件，现在的手机系统能自由添加插件，智能家居可联动不同设备打造场景模式，都是对“灵活适配需求”理念的数字化升级。[9]

4.2深化环保与极简内涵，应对新时代挑战

在环保和极简领域，当代设计更是将拉姆斯的理念推向了新高度。他当年提出的“减少浪费”，如今在智能手机上得到落实——屏幕、电池等部件可单独更换，避免了整机报废；有些品牌还采用可降解的包装材料，从

生产到回收全链条都在走环保的路线。而“极简”也不再局限于外观，更延伸到了信息层面：现在很多APP的“专注模式”能隐藏冗余通知，智能设备的界面只保留核心信息，这种“减少认知干扰”的设计，正是应对信息爆炸时代的新演化。[10]

从实体产品到数字交互，从外观简约到认知减负，当代设计用创新实践证明了拉姆斯理念的永恒价值，让“少，但更好”的核心在新时代持续生长。

5.结论

迪特·拉姆斯提出的“好的设计十条原则”，并非让当代设计师理论上学习的设计准则，而是穿越时代的设计哲学内核，其以“用户为中心”“功能与美学统一”“可持续性”为核心的理念，在当代设计语境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价值，深刻影响着着全球产品设计的发展轨迹，并在技术变革与社会需求迭代中完成了创造性传承。

拉姆斯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当代设计“去多余化”的推动上。在消费主义产生“过度设计”的当下，他提出的“好的设计是简洁的”“好的设计是诚实的”原则，成为诸多品牌的核心设计逻辑。以苹果为例，其产品去除繁杂装饰、聚焦核心功能的设计语言，本质是对拉姆斯“形式追随功能”理念的当代诠释——从iPhone的极简机身到iOS系统的扁平化界面，均延续了“减少视觉干扰，凸显使用本质”的思路，也印证了拉姆斯理念对消费电子领域的深度渗透。

其次，拉姆斯早在上世纪提出的“好的设计是持久的”“好的设计是环保的”原则，精准契合了当代“可持续设计”的发展趋势。如今，从宜家的“模块化家具”（可拆解重组以延长使用寿命），到无印良品的“基础款产品”（拒绝跟风潮流以降低替换频率），再到戴森对产品耐用性与维修便捷性的极致追求，本质都是对拉姆斯“持久设计”理念的实践延伸，将设计从“服务短期消费”转向“兼顾用户长期使用与环境责任”，为解决当代设计领域“快消化”“浪费化”痛点提供了核心思路。

当代设计师在遵循其核心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新技术实现了理念升级：比如在“好的设计是实用的”原则下，小米通过智能硬件的“场景化联动”（如手机、手环、家电的互联互通），将拉姆斯时代的“单一功能实用”拓展为“全场景体验实用”；在“好的设计是易懂的”框架中，华为通过AI算法实现界面“自适应交互”，让复杂的智能功能以极简方式呈现，进一步降低了用户学习成本。

综上，拉姆斯的设计理念之所以能跨越半个多世纪仍具生命力，关键在于其抓住了设计的本质——“为人服务”。当代设计对拉姆斯的传承，不是对过往形式的复制，而是在新技术（如AI、物联网）、新需求（如可持续、场景化）的背景下，对其核心哲学的重新诠释与延伸。

参考文献

[1] 刘沁阳，王选政.迪特·拉姆斯：“少”是为了“更好”[J].艺术与设，2025，1（9）：84-93.
[2] 李思涵，沈静.迪特·拉姆斯的博朗产品设计理论对现代工业设计的启示[J].美术文献，2025，（11）：141-143.
[3] 董智斌.跨越时空的设计原则：《考工记》与迪特·拉姆斯设计原则比较[C]//西安科技大学.2024年设计历史与文献研究学术论坛论文集.2024：9-17.
[4] 马馨悦.用迪特·拉姆斯的“好设计”十个原则来分析感悟心灵的疗愈景观环境设计[J].西部皮革，2020，42（16）：15-16.
[5] 张茫茫，尹航.从“白雪公主之棺”到新功能主义——用户界面设计的回归[J].装饰，2014，（12）：33-35.
[6] 卢兆麟，刘吉昆，张悦.刍议迪特·拉姆斯及其“诚实设计”原则[J].设计艺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5，（3）：90-93.
[7] 陈岩.从博朗产品诠释迪特尔·拉姆斯的设计哲学[J].包装工程，2012，33（20）：121-124.
[8] Leeble.减与增：迪特尔·拉姆斯的设计哲学[J].设计，2011，（11）：72-77.
[9] 马晓娜，图拉，徐迎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现状[J].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19，49（2）：121-142.
[10] 陶冶.从传统工艺到数字工艺的设计策略研究[D].浙江大学，2017.